

文章编号:1007-6735(2011)06-0542-01

致许国志书信

100080

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

管理、决策与信息系统开放研究实验室

许国志同志:

读了您 11 月 9 日来信,特别是您的五言律诗,心情很激动,我们相知 40 年矣!而系统学、系统科学发源于您,我是接受了您的启示!

您现在 75 岁矣!退居二线是好事,这是我的感受,我也是 75 岁时退的;退了省去行政事,更好干点学术工作。大可“发余热”嘛!

我读了您在《中国科学报》1994 年 10 月 31 日 4 版上纪念系统科学研究所成立 15 周年的文章,《前事不忘》,也想到我国系统科学走过的道路。我知道毛泽东主席早在 1956 年 8 月 24 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就指出:“在自然科学方面,我们也要做独创性的努力,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

产,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。”我们中国人在系统科学不是这样干的吗?从外国 50 年代初的 operational research 到运筹学,从运筹学、信息论到系统工程,到系统科学。形成系统科学的三个层次,概括为系统论,最后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。又引用中国古代整体观,创立了开放复杂巨系统学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、metasynthesis、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等等。您都参加了这些工作,有贡献!我们都在做毛主席要我们做的事: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!您和我都还要继续努力啊!

蒋英读了您的来信。我们都问丽金同志好!

此致

敬礼!

钱学森

1994.11.13

原载于《钱学森书信》(2 卷),涂元季. 北京:国防工业出版社,2006:472-473.